

藤
花
亭
鏡
譜

藤花亭鏡譜卷之六

順德梁廷枏章冉著

漢鴛鴦戲荷鏡

徑二寸九分重三兩四銖強邊凸起作菱花十二瓣凹下可分許各隨其瓣形末稜則如半月又稍凹卽底平矣鑄文分上下互倒而見故各有鴛鴦一雙彼此相背而立其旁荷葉則凡自側垂正蓋以迄於錢筆其中始開全放半落結

子一一全備故稠密處如織然止於兩面鴛鴦
之下畧露莖蒂稍高則花葉雜道必有一邊倒
出者蓋此莖長則碍彼於此見畫理之深也背
色深青淡黑合而見舊映日則十二菱瓣首先
清楚透出花鳥步位亦全與背符每於烈日明
窗從光影入暗處則競體紛呈纖悉如繪恍圖
六郎霞腮於粉壁矣燈月下亦畧覩菱瓣形然
不及日光遠甚

漢松鶴鏡

徑三寸四分重十兩沿邊一圍凹下二圍有石
峭拔二鶴對立其上松二株葉垂至邊越出二
圍外紐作龜形背上宿文中一星四旁四星經
而不緯不知其意漢鏡凡有鶴有松者輒不遺
龜蓋皆壽命延長之物有祝禱意也

漢瓜瓞繇生鏡

徑三寸一分重七兩八銖強邊圍五分弱斜下
週作花紋不斷一圍中五瓜勻環內向蒂蔓綴
連環瓜而左又與別蔓相接環着他瓜兩蔓空
處必補一花計團轉凡五花花各三葉葉凡十
又五鑄文質樸不苟古趣橫溢面照人若澄淵
霽雪絲髮畢見爲用毫未嘗失紐着手多畧新
一間然與他器之受磨久而光瑩者異也或以

漢人有安期棗大如瓜之說往往以銘其鏡如
渴飲玉泉饑食棗之類不可枚舉因疑此鑄葉
差小爲是棗非瓜之據然細按藤蔓延繞蒂末
下覆幾及瓜肩非棗枝長直生刺者比明甚卽
週佈小葉亦限於餘地稍爲反正之形是蓋取
詩瓜瓞緜緜之義寓其祝頌中無遊仙意也

漢雲花鏡

徑四寸重四兩五銖強沿邊二圍中夾交互文
凡十又一又二圍週環犬牙其內復大小二圍
中藏花瓣四四隅各凸起一文如十字形中肥
末銳極類款識諸編所載周器銘王在周之在
字者間之每一花必餽以捲雲計大小各五有
空卽補不密不疏模範旣工鑄法亦刻劃清楚
至其配搭之整齊縝密則凡漢鑄類然矣凡鏡

紐以有唐一代爲最鉅而漢則適中漢鏡質本
至厚亦間有至薄者然止至厚至薄二品此厚
僅一分雖薄而不脆輕而彌堅正宣和圖所稱
水浮一種不易見也背色青黃凍光如漆亦爲
他鏡所不恆見

漢四喜穿花鏡

菱花八瓣兩銳之末相距三寸四分重十兩四
銖八瓣內半爲碎花半爲蟬蝶之屬瓣各相間
一圓圍中有喜鵲四飛鳴跳擲穿簇花心花亦
分作四枝一鵲一花各各相間紐居中頗大背
深青色冷氣漆光寒如可照蓋歲久水銀浮出
加以極深手澤遂固結而不可磨滅也

漢小四乳環花鏡

徑二寸五分重二兩四銖沿邊一圍內排豎畫
與凹下處同疊二圍中作四乳花以環之粗枝
大瓣紐視器大幾十之一外又環以一小圍背
質稍浮剝其完者堅實生暗光面則月磨雪洗
毫釐莫遁矣

漢荷花鏡

徑四寸五分重五兩一銖沿邊一圍中央作荷花正側凡五瓣其下復以連綴半月形亦五半規者託之橫已居器五之三其外疊作古錢式大類呂氏考古圖首列之庚鼎文直排至邊正視之則如錢輪惟方孔縱放差異耳若從旁斜睨又絕似平排桂花瓣相壓疊巧妙處開後人龜宿文宮錦閃綴之漸其圓如錢者彷彿若交

虬盒文其縱斜格又如漢之斜方鼎斜方云者
蓋指方格之斜放者言之緣有是名也古錦有
連理通心合歡同心諸名意其狀皆連環不斷
鏡文似之又有美段曰蓮錦者梁簡文帝詩所
謂蘭馨起縠袖蓮錦簇瓊腰是也今鏡既作荷
花地文復環疊如錦初欲名以蓮錦鏡又以連
理合歡之類宜於奩鏡以爲女子新歸粧具所
有更欲以夫容合歡名之然皆於漢器不類且

不免好爲奇異反墮香奩習氣故質書之曰荷花而已器薄僅一分無紐而寒光凜然逼人如冰雪洵異製也

漢小四乳梅花鏡

徑二寸一分重二兩八銖沿邊一圍凹下及分
週作眉月形相接處各間以小梅朶又疊二圍
四隅各一乳而環其外乳又各間以三小浮圖
再疊二圍六半方點各間一星紐亦作梅花形
通體文鏤不華而整齊清理月下小梅朶中於
第一二朶之間又別增一小星在正面迤右所
以定鏡之上下使與紐孔符蓋月形十六自小

星而下左旋至上面之正中令善思者隨手置
放而上下不紊其用心可謂不苟矣此透光器
極玲瓏可愛凡鏡文之透背原不關器之厚薄
或以此器質薄如紙故其光易過是固哉高叟
之論未卽漢鑄之厚輒幾寸者一思其透影之
故耳

漢禽鼠馬葡萄鏡

徑四寸五分重十有五兩九銖沿邊二圍中有
小點整斜錯落聚三則變凹下處爲海馬爲翔
禽而葡萄十四簇密垂其後又一圍則減至八
簇六松鼠各拖大尾跳躍其間紐亦一鼠也皮
日休詩時驚鸕鶿鼠飛上千丈松林逋詩晝巖
松鼠靜意卽指此而言漢鏡惟海獸葡萄之格
爲最著傳世亦最多

高宗純皇帝

敕撰西清古鑑此類多至三十三器就中止一方者餘
並圍圓凡龍鸞鳥獸鳳犀蟲蝶流雲雜卉厥象
不一而皆以葡萄爲歸宿其大致都與宣和博
古圖合惟圖於鹿鳳葡萄之類並以歸諸唐代
伏讀古鑑卷四十之第一器按語謂武帝通西
域得葡萄種之上林苑以誇示外國故漢鑑多
此形製應是尙方所鑄云云今海內鑑賞家之

得此種鏡每視他鏡爲倍卽

內府所陳美不勝數要亦此多而彼少蓋漢去三代未遠鼎彝鐙洗之屬雷同鑄鑄古法猶存況鏡爲日用所必需較諸有明宣德之爐尤關人事切近一範之成可得千百其時初通西域異種始入中國付之鼓鑄雖爲制時有變易不離初宗當時器出尙方閭閻或轉相倣效傳之今日猶是銷毀之餘未可以其多而疑之也

漢鼠鳥葡萄鏡

徑三寸八分重十有五兩沿邊二圍可二分強
中夾碎花三瓣一蒂安放絕莊整凹下則八鳥
飛翔反正跳躍於垂葡支蔓間又一圍凸起四
方四鼠與中紐作巨鼠形而五左右二鳥戢翼
分向葡萄間之此種鏡每多海獸海馬間作鸞
龍此止鼠鳥製亦少見或疑取鳥鼠同穴之義
非也葡萄於植物爲藤類而虬幹夭矯動延數

畝羣鳥棲鳴其上可食可憩固屬物理之常且其性如蔦蘿好施長松之上凡山坳松徑必有一種大尾鼠百十成羣出而竊食其實卽架諸園林庭院間此鼠亦能無端羣至莫知所自蓋氣類相爲感召也然則鼠鳥之於葡萄有較諸海獸龍鳳而更爲天然湊合者何必渭陰而後以同穴相異鑄者固通夫格物之理卽目前所見以示人也

漢海馬葡萄鏡

徑四寸四分重十有三兩八銖沿邊一圍稍斜
乃凹下週作長點縱橫相間更以密界豎畫環
之又一雙圍海馬十二樹鬣啣尾相追逐反仰
騰突諸勢咸備圍內先環以小聯珠而後葡萄
入簇隨根蒂而勻排之又散點遍佈如雨垂露
滴其最粗者各至紐外小圍而止故粗點亦恰
成珠環紐圓而素按漢鑄此種鏡最多大率內

外兩三重其葡萄枝蔓有騎圍而過者有及圍輒止而根株別起者然無論馬鼠鳳鸞鳥蝶之屬悉出沒於葡萄藤實中間惟此器馬在外層葡萄在內層截然而析分之較他鑄爲變格矣

漢鸞馬葡萄鏡

徑五寸五分重四十有一兩邊圍三重外偶內
奇中夾垂雲稍凹則海馬青鸞相間飛躍而枝
幹延蔓屈曲蟠結每一鸞馬間各垂葡萄一簇
疏密適均一圍內葡藤越圍向內茁生上下各
一馬左右各一鸞鬃鬣冠距咸具其騰驤戲逐
之勢輝煌爛熳之觀物愈大則鑄愈工理固然
也漢鏡中此類雖疊出層見而論刻劃稜峭工

細精絕實無逾此竟可作工筆團扇畫讀矣自
來骨董家每以枝蔓蒙罩圍面者卽指爲此種
中佳品予初未解所謂今觀此始服其說之有
據紐亦作一伏鼠爲葡萄中所生者卽無關切
要之處而點綴亦能不離厥宗是可與論文矣

漢海馬禽鳥葡萄鏡

徑三寸五分重十有八兩沿邊一圍斜入二分
強稍凹下則葡萄禽鳥穿躍其中以小而多不
辨爲何鳥也其蒂蔓直外延至邊內圍凸起四
海馬頭各外向跳擲葡枝蒙圍入而分綴其旁
紐則一鼠伏踞其中式度尙非此類之至小者

漢馬鳥葡萄鏡

徑三寸二分重六兩二銖沿邊一圍隨週作朶雲中一圍外皆羣鳥飛鳴於葡萄垂簇之處內則四海馬環一鼠紐葡枝亦旋繞其際此與徑三寸五分一器禽鳥並同所不同者無越過中圍之葡萄蔓又四馬皆外向此獨兩內兩外差異然內圍凸起手所先觸或當新鑄時圍面亦有枝蔓歲久則摩挲漸平今不復見固未可知蓋

圍脊已遍作銅光視全背有文處古質頓殊似
可舉以爲証耳此器色近殷赤惟赤爲銅之正
色說文金五色黃爲長銀白金也鉛青金也銅
赤金也段玉裁解字註云銅色本赤今之白銅
點化爲之耳又引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爲上
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曰赤金丹陽銅也語
與漢銘所謂漢有善銅出丹陽合段按謂丹陽
銅卽吳王濞傳之章郡銅山今此器色赤意出

丹陽銅鑄也

漢禽鼠葡萄鏡

徑三寸重七兩三銖沿邊平視如敵牙其實斜
下處週作朶雲牙卽雲之垂也凹下葡萄累累
墜其星實諸禽張翅鼓翼飛集其間內圍凸起
枝實跨圍相與延蔓於中鼠在四隅隅各一鼠
蹲伏而首咸外向中紐歧作龜形則與他紐之
無論馬鼠必以類而五者殊異積古齋款識所
載商器之亞敦周器之祖己壺並有龜形說引

禮器諸侯以龜爲寶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惟
天子諸侯有之作器刻形以重世守又云龜卽
古文軌字象龜以爲軌物按二說並與鏡文之
四靈尙龜取神異者意不相涉而此或與商周
器取義轉同也凡此種葡枝其穿罩圍頂固十
不及一然未有若此鏡之凸起稜峭者背色渾
古獨邊際稍稍露原質他器正緣手所摩擦而
然蓋其紐高出故反放最易欹側而邊圍則反

爲受觸之所不及惟此以龜作紐形旣低伏故
邊高如古着脚器覆置不動內圍雖厲峭轉爲
手案所不着之地枝蔓無損有由然也

漢小獸鳥葡萄鏡

徑二寸八分重六兩二銖沿邊一圍朶雲密繞
頭垂外向又一圍凹下羣鳥穿於葡萄枝實之
中內圍視邊倍寬列四獸於四隅上二向左下
二向右枝爲圍隔勢雖內外緊接而未嘗騎越
紐作伏鼠形一獸曳尾適爲鼠口所啣他鏡未
之見也邊稍高出故內圍與紐皆不着於物顏
色古厚而畧赭

又一器同

藤花亭鏡譜卷六終

藤花亭鏡譜卷之七

順

德

宗

廟

年

再著

六朝芍藥鏡

菱花八瓣兩末相距三寸五分重四兩八銖邊
稍凸圍如其瓣凹下不及分平入可二分弱與
邊同素一圍內芍藥凡五垂仰異態軟葉低舞
穿插周匝疏質僅露纖痕品妙寫生而得諸冶
鍊剛物也而柔用之是有調變之意焉內一雙

文小菱花中作曲紋斜格大致如車輪紐適當
其置軸處質地不損色尤澤厚不以鑄鏤精良
稍失古意紐經揩摩且復由瑩返黯矣器本透
光第文類碎錦而模範淺細非赤日當午且時
加磨擦則未能全體澄澈耳

唐小十二辰鏡

有字無銘識

徑二寸二分重兩有二銖沿邊一圍其內作地支十二辰所屬毛鱗羽介諸形又一圍內正書自子迄亥十二字再一圍則內環卦畫各以直畫隔之惟卦文八直外則皆十二直貫徹內外兩重使形字相屬各從不紊素紐邊外高僅分許由內度之尙可足一分則底質之平薄可知而清光瑩澈尤足貴異背則深綠勻罩無積凸

痕蓋自然古色從未沾着水土故也

內府藏漢海獸葡萄鏡中有外輪列十二屬者按
語引軒轅內傳帝鑄鏡十二隨日用之云云見
西清古鑑然則後世每列地支之數及十二相形
於鏡自有所本非憑臆造且據葡萄鏡則地支
之鑄漢人已先倣古製爲之而唐代又沿漢鑄
之舊更非所創始矣

唐八卦十二屬鏡

菱花六瓣兩末相距三寸四分重七兩二銖週
畫八卦二圍中夾十二辰所肖形如鼠兔之屬
其內近紐處頗泐惟龍虎二物可辨餘有作蛇
形者然夾圍既畫十二屬則蛇在其中此何以
複出不可解也說詳小十二辰鏡

唐四靈卦節鏡

有字無
銘識

徑五寸六分重十有二兩八銖沿邊一圍內按
序書二十四節氣又一圍所列皆禽獸鱗介之
屬三十餘種多在地支十二肖之外者又一圍
周刻神象十有二有獸首者並人身冠服手各
持一兵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有述古祕
畫珍圖中有十二屬神圖卽此也圖不知創始
何代識小錄載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門內有治

宅得唐濮陽卞氏墓環列十二辰相獸首人身
然則由來已久而唐人特喜爲之耳復以其內
一圍環畫八卦而間以天干之甲乙丙丁庚辛
壬癸未圍則龍鳳龜麟分踞其內紐亦肖形一
物然漫漶不可辨矣漢鏡八卦十二辰十二屬
四靈星神之類指不勝屈而未有若此鏡之詳
者其二十四節天干並以篆體書之地促字扁
故不能工若以漢人爲之則點畫分明雖細如

絲髮其配搭揖讓之法纖毫不失大率漢時原有此器唐人得而摹之作範者既不解講求篆法故鑄出僅得形似時代相去匪遠而摹寫字畫不啻天淵如此然銅質古赤的非宋以後物也

唐雙龍拱壽鏡

徑三寸八分重五兩九銖沿邊一圍稍凹下陽
文二龍蟠旋於中紐之外紐面作一壽字圓可
五分強質地有積起黑點意當鑄成時稍加薄
漆唐年既久漆力散走黑光退盡乃結而爲此
種形質非銅性所自有之色也

唐雙龍鴛蝶鏡

葵花八瓣兩末相距四寸一分重十兩強邊隨
瓣凸起四花四蝶相間而八一圍內作二龍上
飛下躍嶄然歧角非蛟非虬也左右兩花垂蔓
花上對立鴛鴦空處亦儼以細碎花朵紐如覆
釜背質純黯而光生於內其高凸着手之地色
變黃淨與今所收沿邊補鑲之宋雙蛟鏡相似
古者鑄鏡以白銅爲主而萃聚五金爲之配合

故色無全黃今有黃無白者必其下爐時但取
材黃銅屏絕鉛鍍和以赤金故積塵偶去頓彰
原質其所以滑不留手者金實爲之予曩編輯
海防官書局中採訪有謂明末鑄礮以黃白金
少許入之則數百年內筭亮澤如脂蓋嘉靖年
所得佛郎機之遺法驗之信然且謂銅鐵得金
氣籠罩自無泡凹之患云以此鏡推之意前人
鼓鑄已得其秘不傳中土而傳之海外猶西人

測驗雖精實本中國籌人爲胚胎同一理耳

唐摹二神龍虎鏡

徑五寸重十有六兩二銖沿邊一圍稍斜而下
可三分許一圍內週以敵牙外向復以密排豎
畫環之再疊二圍上下二神相背而坐神旁物
似卽其坐具也左龍右虎虎形故作延長勢使
配龍之天矯四隅則以四乳間之內作雙文方
格再環小圍圓紐在中方圓相交處有如篆文
十字者補其空角凡鏡鑄二神四神者惟漢最

盛六朝亦間有之唐人往往好摹古製於銘文
外別有楷書自識其姓或名此獨無之而斷爲
唐摹者質雖薄而入手稍重色雖舊而着手易
退工作亦遜漢人之淳茂故也

唐飛龍鏡

葵花八瓣兩末相距五寸四分重十有六兩邊如其瓣凹不及分中止一飛龍鱗甲纖巧首尾爪鬣全具四面流雲伴其蟠躍適環繞於紐之中背滑澤不澀色作深青光可鑑物是從未入土者藏家遞傳尤多手澤器稍寬大益足形其平薄也此亦唐人摹古之物當并其厚薄輕重之數而倣爲之者蓋唐人所自鑄則寬廣至是

者其厚重必倍加也

唐小四乳夔龍鏡

徑三寸二分重五兩二銖邊純素可三分強凹
下及分又二圍四乳加環位於四隅其四面各
間以夔龍一圍內密排斜畫再一圍可分許稍
凸起紐在小圍之內其外已泐似字非字不復
可辨矣

唐化龍葵花鏡三

葵花瓣稍圓凡兩末相距二寸八分重三兩七銖瓣各相連沿邊之一龍與常畫同惟魚尾後再加龍尾爲可異意其本爲河鯉所化而未及盡變猶徘徊於禹門上下時也有紐無識

又一鏡質製權數全同

又一鏡背質權數全同惟面光較瑩潔蓋同一模範而鍊材有生熟耳

唐織月虬乳鏡

有刻字
梵書

徑二寸七分重三兩九銖邊圍寬可二分強凹
下逾分斜畫環之二圍中夾小四乳位於四隅
上下左右各有一虬意殊質簡內圍寬僅及分
四方各作織小初月三斜畫間之素紐有薦背
色黔黯如鍍面則燎亮放明刀鐫一袒肩露臂
盤膝坐蓮花上者蓋卽佛經所稱準提也兩手
平疊其掌如常人其背更別出十有四手分持

幢瓶書劍斧杵鉤砵珠索搖鈴花果諸物邊刻
梵書凡二十有七意以供諸佛座者文縷不及
所鑄之古鑄成後之所增刻也

唐六獅鏡二

徑二寸一分重七兩五銖沿邊二圍凹下二圍
疊爲豎畫外密內疏作大小仰竹形疏處頗類
貫珠中作獅子凡六首各相對尾各相拂凡獅
尾本勁豎而未鬆散今就中二獸尾稍單垂曲
下而形象一與四獸同其曲下處卽鬆散之省
筆無足疑也又一圍作連珠狀紐純素背質光
滑如漆面映日遠射發大光明唐人最工巧之

器也

又一鏡沿邊一圍高可二分凹下亦二分許而
卽及次圍餘與前器悉同鑄工稍不及前諸獸
描畫亦遜其精緻背微着薄綠當是入水未久
者謹按

西清古鑑有唐舞鳳狻猊鑑爾雅註狻猊卽獅子
也今西洋諸國多有之入市之合省國其地更
在西洋之西居民不畏虎而畏獅康熙中西洋

意大里亞國籠以入貢極神駿威猛後走脫西
去走之日卽出關日由都過關不過後兩時許
關上人並見之其行速如此則百獸之靈者矣

唐龜鶴鏡三

徑三寸重四兩三銖沿邊一圍隨凹下清漪淪
淪波瀾壯闊上下皆有琪花瑤草雙鶴作對駢
飛其上龜紐宿甲分明兩鶴嘴交連處幾與龜
鼻鼎足聯接乍見疑與龜息相爲呼吸者蓋模
範逼狹限於地然也花紋細密十分而明晰亦
十分絲毫不紊宋以後鑄稍細便苦模糊以此
觀之古今之不相及工藝亦有然矣

又一鏡質製權數並同

又一鏡質製權數並同惟背古色盎然自發光
亮龜背正中宿文與沿邊一線均視本質較新
亦摩擦之所致也三鏡中獨此舊有手澤以是
徵之矣

唐山松龜鶴鏡

徑三寸五分重二兩沿邊一圍凹下又一圍而沙洲雙鶴毛翼整齊一舒一歛並見瀟灑自得之致沙嘴飛濤噴沫流蕩右則石山數疊老松虬幹橫延垂蔭而後山腰流泉湧射而出激作飛濤撞石隱若有聲其間竹林雜樹補綴兩旁直環繞掩映於邊圍後次圍前者幾不可悉數紐作龜形以立鶴按之龜首當以向上爲正今

作橫蹲左向其鼻遂與兩鶴喙緊相對接別有
龜鶴鏡兩鶴嘴下垂其銳直接龜首以爲偶然
今此鏡鶴立左方而改龜之向以就之是明明
示人以龜息吐納之意金丹大旨隱見一班固
不獨備祝嘏延齡之用矣制畧與晉貞子飛霜
鏡同顧就其質言則不過唐器而已

唐四乳水蟲鏡

徑二寸八分重五兩五銖邊素寬三分凹下可
分許週環斜畫二圍中夾四乳分位四隅乳間
各以二水蟲間之內環作斜畫紐圓銳有薦今
所收馬青鏡呂氏四乳鏡並有水蛭多者十二
小者八大旨以水雖清必有蟲遊其上鑄者蓋
自詡其所爲鏡本清明無瑕有類於水而刻劃
背文種種如此而無損其光亦猶蛭之行於水

而不害其爲清也罕譬之意可想象而得之顧
或者疑爲龍虬之省又以有足象虎因而揣度
紛紜然虬無爪尾虎足有後無前強不相肖者
以當其名不能也古人鑄形象物惟取其肖而
實其義後之考證但取其至肖者以還之斯羣
喙息矣

唐六乳花枝鏡

徑三寸重三兩二銖素邊可二分強一圍內環以敵牙似凹實平週界斜畫二圍中夾六乳上下各二左右一乳間各間以柔枝弱卉稍凸一圍可及分紐圓銳背面並爲土氣所侵全露深碧異彩透亮面上剝去數點堅實之意自如扣之聲若古瓷細薄玲瓏品之至佳不可以稍失厥用而遽棄同敝屣也

唐小四乳鏡

徑二寸二分重二兩四銖沿邊一圍內可三分
許純素無文又一圍中密排短直文再一圍內
作四乳乳有小圍各以一花瓣間之紐在最內
一圍之中

唐仙兔守日鏡

徑三寸二分重三兩七銖沿邊一圍仰竹而下
週作流星四隅如纖月如眉彎者自下而上自
右而左規形內向中圍若圓月內外復夾以流
星揣其意有由一而三纖影以次遞加至中而
滿末仍縮而小之者隱寓上下弦生死魄之義
然其界限消息則甚微非竭精細審之不喻也
月間各有一兔作撲索跳躑之狀後漢書天文

志註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
數耦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藥於西王母姮娥
竊以奔月蓋用其說圖而出之月園內又作桂
枝四叢柯葉離披植根於月輪中央一紐質圓
摩之稍平矣紐上下皆作雲翳豈山河大地之
倒影耶抑脩月八萬二千戶之所隱蔽耶唐自
元宗入月宮歸作霓裳羽衣曲因而玉環製譜
供奉梨園一騎紅塵閭閻蹙頞當時月宮所有

物象雖庸耳俗目無不傳以爲眞而鏡有月象
較諸金烏羲御爲尤宜鑄文之所由起也此亦
透光中之清而不雜者

唐廣寒宮鏡

徑三寸一分重四兩強沿邊一圍稍作片石丹
桂一株高出至頂密葉四覆鉤勒清勻廣寒月
宮樓殿兩層僅露其角下則浮雲蔽虧一兔作
人立持杵向白白卽紐也位諸當中迤右稍下
順杵勢所及處信手爲之位置再下則瀾濤風
湧雪浪銀波蓋月中全景盡於是矣唐鏡喜圖
繪故實得九鼎象物之遺意此器生青活翠斑

月不月合言
駁陸離以面之積綠按之出土時必通體堆出
經宋人磨刮遂復平貼然綠已透骨不堪作照
子用矣厚不及分除物形凸起其薄幾如一葉
鑄出樓臺樹石不尙工緻而古意錯落樸雅可
觀就白作紐不復區區求適中地另起爐竈是
雖小巧而靈思妙微尤非庸工可及矣

唐三圍素質鏡

徑四寸六分重二十有一兩八銖邊疊二圍中
作仰竹形凹下及分內圍中一紐如乳按宣和
博古圖於鏤文諸鏡外別出素質一門其說引
列子太初未見氣太易氣之始太素質之始語
謂氣變而有形形具而有質則色色自是起故
以純素終予謂有形無質者惟日月之光爲然
餘則形卽其質然二曜容光尙界於氣與色之

交鏡面則虛空四照實取象乎懸明素已莫素
於此矣背面文縷則踵事增華之所必至必文
質適中而後崇效卑法有裨民事若面面皆素
未免質勝而野不可行矣且其所謂素實非素
也伏羲開天一畫便爲萬代文章之祖今此鏡
於渾然昭質之中畫之成圍如宋儒先天一圈
者方且一而再再而三是卽文矣而尙可以純
素目之乎神禹鑄鼎肇象物形後之鼎彝尊壺

刻銘鏤物咸追倣焉然則軒轅氏之鑄鏡於玉
臺舜臣尹壽復有繼鑄周武王亦自銘其鏡傳
記並昭然可徵意此三聖人之所作者皆質素
無文

高宗純皇帝取

丙府藏鏡之全素者

御題古詩凡七十有七字書刻於上諸

臣奉

敕編纂

西清古鑑恭摹以冠於諸鏡之首至今

奎章炳耀亘古爲昭誰謂鏡之素者不入學士賞鑑也

哉

唐棋紐素鏡

徑四寸二分重六兩邊圍仰竹紐在兩圍之中
計凡三圍與今所收三圍素鏡質製全同惟紐
圓扁如棋子形差異

唐小素鏡

徑一寸四分重四兩四銖邊二分有紐形體雖
小薄而全背作質古色其滑亮可鑑物面更瑩
然光灼撮人影於方寸中而竟體如鳥爪印泥
非後來鑄工畧作凹形便收攝者可同年語矣

藤花亭鏡譜卷七終

藤花亭鏡譜卷之八

順德梁廷枏章冉著

宋小十二屬鏡

徑一寸五分重六銖強沿邊一圍中八小圍分
鑄十二地支生人所肖如子鼠丑牛之類自子
至未內四小圍又自申至亥蓋地促不敷擠寫
緣是不得不分而兩之無他意也紐雖小而兩
孔上下直對與漢鏡之正指四面古矩相同若

今鑄則參差無定處一貫綆索文字立見橫斜
是殆極間極細之所在而所關係者已如斯後
漢昭烈有言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
之天下事忽於小而累於大皆此類矣夫謹小
慎微之學惟聖者能之非可責諸人人况工藝
之輩乎哉

宋五嶽真形鏡

徑二寸五分重四兩九銖邊圍可分許凹下一
分邊地並素中作東西南北四嶽形而以中嶽
一形爲紐就其紐之上下孔所指處按之則四
嶽各位於四隅而不在四方之正位古鏡凡穿
孔多向上下位亦有以向左右兩旁者今所向
皆不然旣不能以穿之上下定形之方位以爲
鑄者一時之偶失耳然中嶽本帶方形故博古

圖天象門收入一鏡以中嶽位於正中此則竟以中嶽四角分指四嶽是紐已先不能正其方向卽欲如古鑄之因孔定方而四角非作孔之地是不得不因現在之孔列四嶽於四隅矣然則孔未嘗誤以中嶽之未得其正而誤之也按武帝內傳云帝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囊王母曰此五嶽真形圖云云五嶽真形之說本此又小說載服真形爲修真之祕佩之

可避諸邪百怪故自漢以來頗信其說考彥遠
厯代名畫記已載此則形繪已在唐前矣夫五
岳視三公厯代帝王皆舉其祀佩之以禦邪異
卽魑魅魍魎民莫能逢之義與道家荒誕不經
之符籙用意頗殊鏡又人所最便於佩帶者今
鑄以壓勝厥事甚古然此非漢物則以質辨之
矣

宋雙蛟鏡

徑三寸重五兩六銖沿邊陽陰文各二圍四下處八可五分強邊原光素無文後人增鏤葵瓣而以最細之重圈襯於其空計立邊厚可三分亦週加雕刻大率作長細花草今以摩挲之所首及叉數經滄桑久則立邊所鏤已日緣揩擦漸次由淺而平由平而滑止存其刻紋之深不可盡滅者蓋鑄後復加磋琢爲唐以前所未有

惟宋人士夫講求古器病三代彝鼎入土堆綠
盡掩其雷回饕餮乃用精工磨剔而出之使復
還舊觀於是往往有原鑄畧缺反能就所附麗
後起之綠質一依其文鏤爲之補而完之渾然
復見全璧觀者遂訝爲無縫天衣以是推之則
鑿素爲文非宋人不能有此巧技亦非宋人不
肯費此心力蓋磨瓏之工有逾於當時冶鑄而
補苴之巧難倍於全器鑪錘也第五圖內雙蛟

凸起其原鑄之工細恰與後來剗刻者相角立
卽較旁空地亦踵加刻劃爲見者之所不能遽
辨又其銅質自然純黃與他器異卽此知鑄刻
相去之時代匪遠不得因有宋磨一事遽位置
於五季前也紐八角亦少見

宋小四乳星月鏡

徑一寸九分重九銖邊圍內作半月形凡十有六每交關處輒有一大星而中空者間之兩星之間又各綴以小星星數並同於月又疊二圍四乳夾其內乳間各間以小浮圖形凡十有二再疊二圍又有小星環綴其紐紐下界六出如花瓣

宋仙山樓閣鏡

徑四寸四分重五兩七銖柄長二寸八分中寬
八分沿邊一圍上一小圍徑一寸三分中有陰
文小葵三葉三花如今所收宋大葵花鏡而小
其下平壠碎石盤綴根脚松杉一行遠峰奇峭
左復一松橫出針葉疏密適中極偃蹇古折之
致右露樓臺一角界畫井然最右則絕壁箝空
輪廓鉤抹儼然如見院中劉李舊矩壁外獨鶴

飄翩而下左空彌以細竹餘地並隱隱作密點以太細故轉不能若他器之顯現近左邊一行則似點非點似字非字絕粗凸不類他處且細審其地正當題識處意本有字跡特模範偶失僅存形影耳顧其爲畫則工巧可觀豈字模過淺未能如畫景之深凹鑄時因遂不復加之意耶三代彝器最尙款識文字後世工技者流但能留意文鏤而已安知此事之有關考證哉

宋英雄對立鏡

徑三寸重三兩五銖沿邊一圍凹下可三分弱
又一圍兩人左右拱立左爲武裝劍橫腰間一
童持仗立其後右者飄巾擎服整冠束帶插劍
於肩背間後一童頂雙丫角裝束飄曳中作垂
珠交結最上一鶴飛翔左一圓日右一蛾眉纖
月並以雲託之紐類銀錠其下一瓶插花其中
兩旁雜出入寶瑞朶之屬此必有故實不知所

本古者士皆劍佩去予家二里荔子村有何某
明嘉靖中爲司禮監者世宗賜以古絹本

宣尼像與四科諸賢皆有劍可証今此鏡衣冠不
類章縫姑以英雄命之然香花供奉雲鶴追陪
或以爲仙庶乎近之豈劍客之流歟

宋羣仙獻壽鏡

徑三寸四分重五兩六銖沿邊一圍凹下可二分強頂心圓日當空固取至明之象又叅同契所謂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金本從日生朔且日受符義并取此左爲西王母右爲張果老所稱倒騎驢者羣仙之長也壽星拐杖立右側左與呂仙相對而位置轉高呂仙之下爲曹國舅所稱蒼顏道扮象簡朝紳者其下爲何仙姑

肩荷飯笻何之上爲韓湘世傳文公猶子幻雲

橫秦嶺雪擁藍關句以悟其叔者

仙傳拾遺以爲文公外甥

太平廣記引之

手捧蟠桃作上獻狀何之前爲藍采和

雙髻赤脚其上爲李孔目夾杖於腿世號鐵拐

者其下爲鍾離權手持巨扇空處則以龜鶴彩

雲填補之八仙始稱於漢盛於唐元明後則目

覩靈異者少矣據王圻三才圖會八仙中以采

和居首而果老居末湯顯祖撰邯鄲記院本仙

圓折則謂果老尊於群仙而以鍾離權列湘子
采和之上明初萬崙谷作羣仙派諱次第又止
呂韓鍾三人韓復在三人之末今此鏡以果老
與王母並當時必有所聞存之亦考證方外之
一端紐作一鼠則不知其意云何想羌無故實
矣

按野人閒話八仙者李已容成董仲舒張道
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瓚蓋卽太平廣

記所載西蜀道士張素卿畫八仙真形八幅
有收得以獻孟昶者與世俗所稱之八仙不
同然此鏡所鑄者唐宋已有之矣

宋駕鶴飛仙鏡

徑二寸三分重二兩邊圍一線卽凹下可二分
強一圍中有隻鶴雙翼翩躚盤旋高處祥雲兩
朶繚繞其下雖中爲紐間然已處處有雲意矣
上下雜珮雜寶八具錯陳左右二瓶各插吉祥
瑞卉高整幾與人齊二童捧丹誥鸞書候立兩
旁揆其指事所由遍考當可得諸傳記今試爲
之鑿空懸擬似是全真鍊士九轉成候法當白

日衝霄於時召自上真迎以仙使界之百寶鶴
馭先驅雙瓶則供奉陳設之所有事也果爾是
宜有仙人冠帔伏謝無奈位置殊難且鏡之爲
地無幾故隱之不出而但示人以意俾卽目前
所見便可意爲會通嘗見元明人院本每至颺
言對命必扮一黃門出入傳宣而不敢以前代
帝王上場搬演所以重天顏而示敬謹者其用
意與此可相爲發明又明道士萬崙谷自謂張

三丰召登仙闕時彼曾執事其間圖寫諸仙捧
誥下召跨鶴上升一段情事卷題曰方壺勝會
而仙佛奇蹤所載修煉諸蹟其末飛升一圖亦
雲端控鶴謝別世人玉女金童持書擁後大段
與是相似雖方外道其所道但既爲塵世所豔
羨轉相傳述固非盡出無根唐宋人最喜談仙
而此則質製迥非唐鑄遽位諸元以後色地又
不類且其款式與今所收之宋羣仙獻壽鏡同

可決其同出一時矣

宋雜珮贈嫁鏡

徑二寸五分重二兩五銖沿邊一圍卽凹下可
二分強一圍中雜珮八寶之屬滿佈四周以四
錢分置一隅二花八瓣似取合歡連理之義雖
花不知名不必鑿指然其義則已昭然若揭矣
左右二人並女裝左者持鏡而下垂其巾袂右
者古髻高盤亦腋挾包裹意皆女伴婢妾之輩
遣嫁之所必有也紐如銀錠兩旁纍纍圓物如

品字其名其用均未可強爲臆度或者卽惟金
三品故與銀錢同一陳設其於栢廬家訓之所
謂勿計厚奩者得毋尙昧斯旨歟此爲贈嫁奩
中之物庶乎近之與今所收宋鑄之駕鶴飛仙
羣仙獻壽款度質製一一從同

藤花亭鏡譜卷八終